

鍾陵

自选集

钟陵 著



花城出版社

钟陵自选集

钟陵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钟陵自选集

钟陵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3.10

ISBN 7-5360-4184-5

I. 钟...

II. 钟...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3750 号

责任编辑: 黄玉雯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75 2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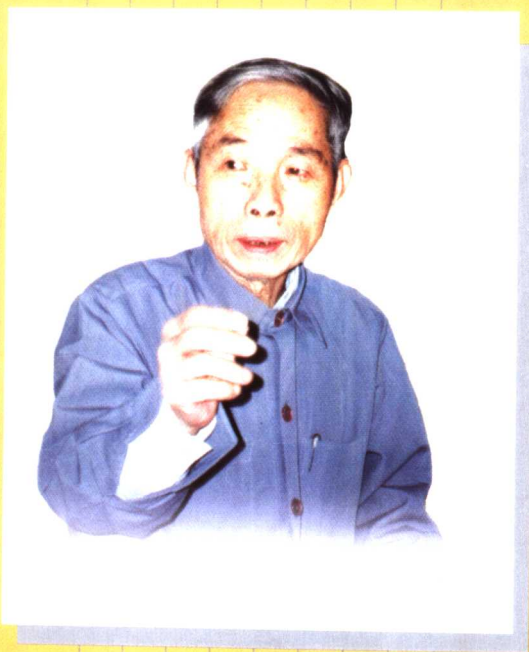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184-5/I·3363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像



▲ 作者与夫人李卿在一起(1996年)



▲ 作者与关尹喜先生一起认真校对本书书稿(1996年)

◀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惠来分校创建人员合影(1986年)



建国50周年国庆日，凤凰华强中学在汕头的离休学友专程到惠来探望方钟灵并合影留念(1999年)。



2001年4月，韦华腾、李梁泰代表鳌中校友前往汕头拜访方钟灵老师。图为(左起)：李梁泰、方钟灵老师及其夫人李卿师母、韦华腾。



2002年12月26日，鳌江中学隆重举行“鳌中校友教学楼”落成庆典。图为方钟灵(前排右六戴帽者)等老教师与部分鳌中老校友兴高采烈地在鳌中校友教学楼大门前合影留念。

序 言

一个吸了几十年粉笔灰的无钱无势的人，这次却收集旧作出了个自选集，这就奇了。经过了解，才知道是他昔年的旧交和学生们，在十几二十年的社会接触中，对老师的为人和教学，敬佩之余，热情鼓动催促他收集残存旧作，出资为之结集付印，以作纪念的。就是这样，才有这个《钟陵自选集》的诞生。

我高兴人间有这样的美事，这样的真情，这样的善辨美丑！为此，我不辞久疏笔墨和记忆不全，把有关作者和作品的一些小事记下来，略抒胸怀，以之代序。

认识钟陵同志，是1972年。那时我在惠来县文化馆主编演唱材料。在鳌江党委送来的宣传稿件中读到了《赞古路人》这首方言歌。它使我耳目一新。这方言歌一反时尚的口号、空洞、公式那一套，不但题材好，真实生动，而且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是一篇难得的可供宣传演唱的好作品。作为一个辅导业余创作的编辑，自觉失职，怪自己还没有发现和联系上这样的县内作者，因此我决定先与作者见面。就这样才认识了钟陵同志。因为这是写真人真事的作品，而且这个故事本身就够动人了，就决定“真就真到底”，核对了事实之后定了稿，准备刊在即将出版的演唱资料上，供县内演唱。

那时，“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文化馆有位“文革闯将”就来告诫我说：“钟陵是个右派！”就是要我不发此稿；也许是想以此来恐吓我，立个存照，戴个罪名。我说：“他右派早已摘帽，已经是个人民教师。况且他写的是社会主义的好人好事，这也不

好吗？”那人哑口了。但他并没有死心，便拿稿件去看。果然看出了“毛病”，说：“诗中写林二叔等吃南姜配水芋，这就污蔑了社会主义。”我说：“在那无从准备的特殊情况下能吃什么呢？你看什么可吃的，你就去与作者商量吧。”争论不下。馆长自己无主意，也怕犯错误，就说：“暂时压下此稿，以后再说吧。”

明明是好作品，却因个别人的无理取闹发不了稿，这情况我不只碰到这一回。50年代在地区党报编副刊时就遇到三次。最后一次，是一首童谣，编辑会上已通过发排了。大意是：父亲养牛当模范，母亲饲猪当模范，我长大了也要当个大模范。短短几句，我觉得很有生气、志气，又上口，发表了可供儿童学唱。可是当清样贴出来之后，有个刚从另一报社来的同志看了却说：“儿童怎能与父母争做模范呢？”就这样被告知此诗抽掉。这本来是不值一驳的，难道我们应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但领导决定一切，再争也没有用。那一次，我还幼稚，便将三篇原稿和情况反映给全国文联的《文艺报》，希望弄清个是非。谁知结果是原件退回。答复很简单：这样的事情请直接反映给当地领导。原来上级这么尊重下级，连个是非也不着一字。我吸取了这个教训，这一次，对《赞古路人》发表不出就不再争是非了。——写到这里，我好像没有棱角了，确实愧对昔年那么个用口用笔，非弄清个是与非就不歇的性格啊！

但当个编辑，不讲是非，心里也实在不好过。为此，我决定连信也不写，文化馆信封也不用，只在《赞古路人》的稿件上注明作者姓名和通讯地址，便直接邮寄给汕头文联的《汕头文艺》。哪知过不了多久，我就看见这首诗被采用了，刊在地区文联公开发行的会刊《汕头文艺》上。好的终归是好的，“南姜配水芋”（当然不是在提倡这样吃！）并不如那“闯将”说的是“污蔑社会主义”。真理只能被歪曲一时，歪曲，也只能蒙蔽无知的人，犹如许多历史问题最终还是不得不还其原来面目同一个道理。

文学创作，在钟陵同志来说，只是业余爱好。但他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中，为了一首诗，不惜在鳌江——惠城路上往返若干次，虚心听取意见来提炼作品，也与那些错误思想作了正面的有理有节的论争。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我才真正地认识了钟陵同志：他是一个经受了多少政治风暴却学不会随风转舵求虚名的人，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务实工作的人。这使我联想到半个多世纪来的好些故人，他们昔年倾心于革命，虽经风摧雨扫，却依然用他那个早就投入的生命，像注定似的，党要他干哪一行就矢志干好哪一行，终身不渝。钟陵同志也是这么的一个人。这本自选集之所以能够收集直至出版，正是证明了这位人民教师的毕生心血不在误人子弟！

钟陵同志离休之后原想回到汕头，伴他年迈的母亲颐养天年，可是惠来县要办电视大学，又被请了回去当专职教师，足见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真没想到，他也踏上耄耋之年了。我祝愿他老当益壮，乐度晚年。

我遗憾的是，在惠来时未能读完《鳌江集》（现在叫《鳌江篇》）的全部诗稿，就离开了。《钟陵自选集》现在筹备出版了，才得以补读，进一步体会鳌江人民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用血用肉打开光明之路。

卢 煤^①

1996年10月22日夜半

^① 卢煤同志：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华商报》史学会会员，汕头归侨作家联谊会理事，广东潮剧院离休干部。

前 言

进入古稀之年，关尹喜同志就向我提出建议：应该赶在有生之年把自己发表出去和未曾发表的文字结成集子，给后人作个纪念。关同志是我的好友，他原是粤赣湘边纵队的老战士，这时在惠阳印刷厂工作，兼任着《东纵战斗在惠阳》一书的编委。大概是因为他从事着文献工作吧，所以对结集成书很关心。感谢他的好意，我于是开始了资料的收集。

在故纸堆中收集资料，确也很有困难。很多资料都散失了。找来找去，青少年时期的算找到几篇习作。这几篇习作是30年代读中学时写的。当时的校长是方卓然先生。国难当头，他对抗敌救亡非常关心。在他领导下，学校创办《铁血》周刊，改上战时课程，师生下乡宣传抗日。因为这样，这几篇习作才被选登在校刊《铁血》和学生会刊《怒吼》里。为我保存这个资料的，则是我的启蒙老师朱镕经先生。青少年时期的文字就只剩下这几篇习作了，因此我决意将它收集起来，冠以《铁血·怒吼》这个篇名，用以表达我对那个时代以及我的师长们的怀念。

把这几篇习作收集起来，就有“朝花夕拾”的意思。但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是作家记儿时的事，十分动人。我这里收集的却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的习作，这就只能显出“幼稚”。据说成名的作家是不收其少年之作的。但我想，自己并非作家，“幼稚”又有何妨？如果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不幼稚，那其实也不是好事。从历史的角度看，有这几篇习作存在，却也证明在当时，大敌当前，我们师生并没有睡大觉——这也许才是这几篇习作留下来的意义。

中年时期能找到的就是鳌江的几篇村史，归入《鳌江篇》，原名《鳌江集》。《鳌江集》是本人在鳌江中学教书期间写的一个方言歌集。这个“集”原已编过一次，在《惠来文艺》连载。可惜，两期才发表了四篇。一拖到现在，十六七年，旧稿散失。现在能找到的只有八篇，无法补足，只好将就复印，作个纪念。但事隔这么多年，现在重新收集，就有连载和散篇两种，文字不能一致。这是一个缺点。

篇中较有价值的是材料。红军打百岭，抗征队战斗，人民受苦难，是解放前的事；建鳌江大坝，围海造田，建电站，古路人创业，是解放后的事。作为历史材料，有些篇章已为县党史部门所利用；作为文娱材料，有好多篇则是在鳌江地区演唱过的。《赞古路人》一篇，还由方汉葵老师带到汕头去作汇报演出。我在鳌江生活了近二十年，从调查访问中得到这些材料，是曾为之深深感动过的。留下这几篇村史，给鳌江人民作个纪念吧！这是我的心愿。

1978年，我的历史终于得到正确的结论。1979年，我便离开了我生活近二十年的第二故乡——鳌江，被调到惠城来。可是，人也进入了老年期。这时候，我立志是要努力工作，以补偿前此二十年的损失。所以1980年退休后还继续教了十年书，又兼做了十年的史志工作。1985年我办了离休，从此得到省、市老干部局的多次表彰。这是我料想不到的。

对于文艺写作我几乎全停止了。但文艺界的朋友仍然不甘让我落后下去。1985年，汕头市作家协会成立，便有人推荐我参加，成了市作协会员。1988年惠来诗社成立，我又有幸成为诗社社友。这就使我不能断然停笔。到农村去调查访问再写《鳌江篇》那样的方言歌是不可能了，借旧瓶装新酒较易应付，这就成了这些旧体诗词。因为写作地点是惠城（别名葵阳），故称《葵阳颂》。

《葵阳颂》没有中青年时的旧作，全是老年时期写的，这也

许是一个特点。说是“颂”，是关同志发现的。这也许与我起笔有关，第一首用条幅写出去的就是《邝公赞》，第一篇于1986年发表出去的《节日感怀》那四首诗，就有一首叫《春光赞》。非“颂”何如？当然，我对社会现状也有批评，我只歌颂那些认为应该歌颂的。但这样一来，缺点也出现了。比如《邝公赞》，二十个字，就是“邝公西德去，儿女倍相亲。无恋异乡乐，伟哉中国人！”诗是赞邝公道教授的爱国精神的。显然，只表达一个观点；没有文采，诗味也有限。现在检查起来，选入《惠来诗词选》第一集的十二首诗词，就有八首是先用条幅写出去的，也都只表达某些观点而已。

这样，到第二集出版之后，我就得到一个批评。——林锡彬君于1992年诗人节在深圳写给我的一首诗。诗曰：“先生执杖把诗盟，石屋同仁敢放声。老圃论常知师重，葵阳计较见眼新。溪头细草轻吟绝，笔下红梅独具神。返朴归真倾一代，风骚领我帜鲜明。”——这诗中间有夸奖之辞，我实在不敢以此而沾沾自喜。但批评，我是接受的。“返朴归真”当然是赞扬，是就诗风说的。其实，诗词写作，我并不敢以朴素无华为荣，因为诗词并非偈语，这问题我曾考虑过，之所以朴素无华，主要是我已缺乏青年时代的那种激情。即使是悼亡之作，我也不忍滴出眼泪。我有过二十年的痛苦经历，也不愿意再去提及它。但不愿说违心的话，却是我的信条。我不愿意为了装点诗词而欺骗读者。如果“归真”是指这一点而言，我是十分感激的。我愿以此自勉。

生无带来，死不带去。我的业余写作，大致就是这些，总算少年、中年、老年都有了。已失落的就让它去吧，不必勉强。谨以此献给我的亲友们。

钟 陵

1996年10月1日

关于正式出版的一些话

今年是个好年头。国家宣布进入“小康”，三峡胜利通航，遏制“非典”胜利，战胜洪水高温。“小康”是战斗得来的。

今年是个好年头。就我个人来说，从1996年夏季就连续患重病到汕头大医院就医四次，每年一次；回到惠来却又是继续做我该做的工作。边吃药，边工作，不料竟活了下来。今年照习俗，要算八十初度，生日已经静静过去，当时并没有想到会出两本书。这两本书自然是战斗得来的。所以，关于出版的话，得说一说。

两本书中，一本是新编的《惠来县志》，今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据《汕头都市报》介绍：新编《惠来县志》最近出版发行。全书120万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及《附录》五个部分组成。它是惠来广大编志人员经过十八个春秋的努力编成的，是惠来人民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这是实话。但我知道，《惠来县志》的出版，是最后一批了。它能够于最近出版，我是很高兴的。

我是广大编写人员之一。这也就是说：《惠来县志》不是个人的著作，原可以不提它。但我参加编写的有《自然环境》、《人口》、《教育》、《社会习尚》四个专志和《人物》的古代部份。特别是人物，牵涉的范围广了一些，因此不能不关心。

惠来从明嘉靖三年（1524年）创县到现在已经479年，全县幸存的却只有雍正八年张昭美主编的一部县志。它是灾后幸存的，缺漏不少，可参考的资料实在不多。为了发掘人物资料，我

们曾查对府志、省志，那得到广州、揭阳去。也下乡，去查考墓碑文物。幸得全县关心史志人士共同努力，在《惠来文史》上发表了许多材料，可供参考。《人物表》最后能编出，我们自认为是出了力的。错漏在所不免，仍希望以后能补充改正。

一本是《钟陵自选集》，正式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得说一说。

《钟陵自选集》是1996年病后编的，到1997年7月在惠来鳌江中学举行首发式，将书分赠各地校友。存下几百本，在惠来、广州两地送出。因为出版费用是早先由校友赠助的，不用再收费，所以送完也很容易。就我登记的来看，有许多朋友原不是预定要赠的。

书是送完了，但仍有一些亲友来要。这怎么办？于是有鳌江中学校友会校友韦华腾、李梁泰、罗三宏、陈文通等倡议；将书稿送出版社正式出版，与我联系。我因此书当年编得匆促，有些作品未及编入，有些错漏字仍欠改正，所以同意。最近幸韦华腾同志告诉我：本书已得花城出版社认可，同意正式出版。花城出版社是我景仰的出版社，由它出版，我很高兴。顺致谢意！

此次增加的诗文不多，主要是写惠来的人与事。自然规律不可拂逆，能写的不多了。但这书原是我的朋友们帮助我编成，是鳌江中学、惠来一中以及惠来电大的校友支持我出版的。它是大家送给我的一件纪念品。因此，我希望它保留老样子。封面设计、序言、以及我写的《前言》、《后记》、赵的插画和照片，都尽可能保留下来。

最后，我得感谢下列诸同志，揭阳连大海先生、普宁卢芝同志、汕头曾宝玉女士、惠州关尹喜同志、深圳邱明亮医师等，在本书准印出版以后，写诗给我以鼓励。

特别应提及的是记者黄健新同志。他在1997年8月1日出版的《揭阳日报》上，给本书作了评介。说“方钟灵毕生疏名

利、重德义，所著的诗词、杂谈、评论、方言歌等都是心血凝结而成，给人以真、实、美的感觉。沉厚的生活阅历、平实的语言、冷静的笔调，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内心世界的生活感受。”黄健新同志当时还属青年，是惠来诗社社友，能从写作的角度给我以评论，十分感激！

钟 陵

2003年9月20日

目 录

序言	卢煤 (1)
前言	钟陵 (4)
关于正式出版的一些话	钟陵 (7)

铁 血·怒 吼 (1938 - 1939)

送友人从军	(3)
在敌人铁蹄下的难民	(5)
夜之役	(7)
乞丐的惯技	(8)
毁桥杂感	(9)

鳌 江 篇 (1973 - 1980)

小引	(13)
火种 (原题《红军打百岭》)	(14)
血案 (原题《松树头血案》)	(22)
饥荒 (原题《东岱饥荒年》)	(29)
抗征 (原题《圆山仔战斗》)	(34)